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六十九回 怕痛苦巾幗改鬚眉 享閒福家庭親骨肉

卻說石時那晚家去，原想從漱芳口探些秦文的舉動，誰知講了半天的閒話，金氏早先倦了要睡，只得暫且擱下，各自回房安寢。次日大早，許升來說府裡有事，石時便和許升同到秦府裡來。剛走進穿堂，卻巧碰到寶珠的小廝花農，捧著一個漆盒子，正從東書廳出來。因道：「你們爺起來了麼？」花農笑道：「早起來了。咱們爺這幾天苦呢。白師爺請了假出去，偏偏這兩天來往的信札，也不知道有多少，三老爺叫咱們爺在那裡替白師爺的職呢。」石時道：「請你爺辦這些事，可不嘔死他了。你爺得空兒時，請他到我那裡坐去。」花農答應，便自捧著盒子逕向惜紅軒來。卻從留餘春山房經過，見晴煙站在廊下和書芬講話，打量寶珠總在軟玉房裡。因向晴煙道：「爺在這裡邊麼？」晴煙自從春柳兒的事出了，早便看不得花農。因只做不曾聽見，到反將著書芬的手，向裡面走去了。花農見晴煙那種傲睨神情，不禁好笑道：「什麼晦氣，大清早便碰釘子。晴煙姐，你拿一雙水汪汪的眼波兒來瞋我，你只是奚落我，可知我卻當你是抬舉我呢。」說著又撲嗤嗤地笑了起來。口裡雖這樣講，心裡又怕晴煙來擰他的嘴兒。見那門簾子一動，便打循山游廊上飛也似的跑了下去。

及至晴煙轉身出來，花農的影兒早已不見，也就罷了。剛想回到惜紅軒去，聽屋裡一片笑聲，知道寶珠已回來了，便仍回進門去。見寶珠一手挽著賽兒，一手又挽著個男裝的女孩兒，一眼看去，卻不認識，但覺面善。直到面前一認，不禁也笑了起來，原來那人不是別個，卻是賽兒的姑爺林愛儂，今兒忽地改了裝束，所以一路走來，那些丫頭們先都呆住了，認不出。及至細細一認，不禁都好笑起來，晴煙笑道：「怎麼今兒賽兒也許你愛姐兒這樣裝束了呢。」愛儂努嘴兒道：「晴煙姐你愛稱你賽姐作哥兒，任你稱去，你可再不要稱我作姐兒，回來又害我呢。」晴煙不懂，寶珠因道：「這兒難怪你不懂，我告訴你：他前兒家去，他嫂嫂正做產呢，他才知道，做了女孩子，出了嫁總要受這種痛苦，因此愁的飯也不要吃了。他哥哥說，怕吃這種痛苦，只要改了男裝，就不會做產的了。你仍舊叫她姐兒，可不是害了他呢。」說著，早已笑彎了腰。

看官你想，這種話真是騙小孩子的。論理，林愛儂年已十六，賽兒也十七歲了。差不多知識開得早的，什麼事還不知道。偏他兩個雖說做了小夫妻，其實並不知道做夫妻是什麼一個講究。這也是他們林、秦兩府的家教清芳，從小兒不給他們看那淫邪小說，是然無從領會。賽兒雖也讀過《紅樓》，會唱《西廂》、《牡丹》，但是秦府裡的規矩，凡是這種書，總把那兩回犯淫邪的早先扯去。所以頭頭寶珠也並不懂得什麼，只道憑肩偎臉便享了豔福溫柔，共枕同衾就占盡了天倫樂趣。因此秦府裡的人，才要到中年才會養子，這就是家風淳厚的緣故。

閒話少表，言歸正傳。當下寶珠因叫晴煙把圓桌兒拼到中間，說要擺酒兒，替愛儂道賀，一面忙著叫海棠、墨香、硯香、愛兒、寶兒分頭去請各位姊妹。寶珠正在興頭上時候，瞥見花農在門簾外，向晴煙陪笑請安。晴煙不去理他，歸自走了。因問：「什麼事鬼頭鬼腦的？」花農見問，便笑回道：「剛從東書廳出來，今兒的信札，比昨日更多，滿滿的裝了這一盒子。我怕爺沒的空，求晴煙姐代收起來，送爺屋裡去。回來再看，免的這會子掃了爺的興。」寶珠聽說，不禁皺皺眉兒，想一想道：「你便丟在這裡也好，回來我再想法子。」花農答應，便將那捧著的漆盒子遞給書芬，退了回去。

一會子，婉香、眉仙、軟玉、蕊珠也都來了。寶珠因問：「太太可來不來？」婉香道：「太太說，到這山子上來，要走樓梯，怪吃力的，今兒不來了。」寶珠道：「那麼大嫂子呢？」眉仙道：「今兒已是什麼日子了，大嫂子哪裡來這般閒空？便是二嫂子，剛才回來了，也被三太太喊了去，說有事呢。」寶珠道：「那麼大姊姊也怎麼不來？」正說著，麗雲已在窗外接口道：「好嗎？我說寶哥哥是單請大姊姊的呢，我們三個都回去罷。」嘴裡雖這樣說，卻並不真的回去，跟著美雲，將著綺雲，綺雲又將著茜雲，茜雲又抱著一個貓兒，魚貫似的走了進來。

晴煙早已指揮著小丫頭們擺好了席面。寶珠便攔著大家坐下道：「今兒我請姊姊妹妹，是替愛儂央你們，打今兒起不要再叫他做姐兒，若是誰叫了，便照樣兒罰誰請酒。」麗雲笑道：「那麼都叫他『愛哥兒』嗎？咱們都變做史湘雲了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你本來很像湘雲。」愛儂道：「什麼哥兒、姐兒的稱呼，我都不要，最好便叫我的名字。」茜雲道：「這個最好，請你聽著，我叫我的貓兒先叫你一聲。」便一手去弄那貓兒，那貓兒叫的聲音，真有點子像「愛儂」兩個字。大家都笑了起來。寶珠一面吃酒，一面早想出了法子，因道：「今兒我行一個令，大家來對一字課，凡是對不出的，罰他喝一杯酒，替我寫一封信。」美雲笑道：「好主意呢。你自己討素秋姐姐的好兒，答應替他哥哥的職。怎麼替不到三五天便怕煩了？這會子想出法子來，叫人家替你。我便第一個不遵令。」寶珠道：「誰央你替我呢？不過你對不出課來，便該怨你自己。並且我今兒只要對一字課，容易得很。」軟玉笑道：「一字課，總該沒有對不出的。你吃了門杯，講出來我們對。」正是：

曾說千言堪立就，何須一字費推敲。